

做北京城的总规划师

——访建筑系施卫良学长

□ 学生记者 范永恒



如果我们坐车环绕着北京城区的主干道粗略的走一圈，会看到很多的建筑工地，新建的以及正在修建的高楼，很多人都说北京正处于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代，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，中国的首都，她的未来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？这是现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（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）总规划师兼市规划院院长的施卫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，因为，他就是北京城的总规划师。

与清华结缘

1983年，施卫良走进清华园，成为建32班的一员，那时候的清华园还没有现在这么大。在施卫良的记忆中，从2号楼到主楼这段距离是他走的最多的地方；以大礼堂为中心的区域，是他最喜欢也最留恋的地方。

那时候的建筑系还在主楼的8层9层。如果晚上从那里经过，经常会

看到这两层楼房间的灯还是亮的，那是建筑系的学生又在通宵写作业。在清华的校园内，经常可以看到一群带着画板写生的学生。那个时候在其他工科生眼中，建筑系学生是最有艺术气息的人。在这样的一群人中，就有施卫良。

施卫良的生活跟那个时代的学生没有什么特别的两样，他们会喜欢台湾的校园歌曲，也会喜欢看武侠小说，去五道口看电影。就在他们宿舍的隔壁住着现在文艺圈大名鼎鼎的宋柯，那时候的宋柯已经是清华园内非常有名的校园歌手。

在清华的日子是让人流连忘返的。最后一年做毕业设计时，由于从小生活在其中，对北京有着一种天然的深厚感情，而且自己更喜欢宏观一点的视野，于是施卫良选择了规划设计作为自己的方向。他做的第一个项目是什刹海地区的周边改造工程，此外，他还做过丰台老镇的规划，旧城改造等等。他说，虽然自己的同学做建筑做得很出色，很有创造性，这样可能会更有成就感，可是自己更喜欢规划工作。

毕业之后，施卫良直接进入了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。最开始，他更着眼于微观领域，多在一个街道或者一个更小范围内进行规划研究，在他的手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品。

回忆起自己的清华生涯，他说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清华的老师们。清华老师的人格魅力最有影响力。老先生在学术上的影响和言传身教，责任心以及为人处事的

态度，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教育。清华的老师忧国忧民，记得自己一个教建筑史的老先生，每次上课之前都会把自己对于当前社会形势的思考与大家进行交流，这些思考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说到自己的老师吴良镛先生，学长说老先生就是“坚忍不拔，孜孜不倦”的学者代表。清华这样良好的成长环境对于一个青年学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，施卫良说他很感谢在清华的生活。

做北京城的规划师

2004年之后，由于工作出色，施卫良参加了北京市总体规划编修工作，由此开始更多地关注于北京城市的整体规划设计。此次规划工作，是在很多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进行的，清华大学的专家学者是其中很重要的力量，另外除了专家学者，还有很多民间组织以及环保组织，民众也对北京城的规划献计献策。

北京城区规划面临着很多困难，历史和现代的冲突，人口的巨大压力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与北京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。这些矛盾不仅仅影响到北京城市的建筑风格，城市面貌，更影响到未来北京总体的定位以及北京城的全面规划设计。

规划的思路最后转变为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，生态环境限制，开放空间的限制来重新审视北京城市，把公共服务，公共设施医疗教育设施以及交通生活的保障都考虑

清华烙印

——访电机系崔吉峰学长

□ 学生记者 范永恒



崔吉峰学长的经历有些传奇色彩。1988年清华大学毕业之后，他直接回到了老家所在地的山西长治供电局。一开始他被分到了偏远的变电站，随后到检修班组，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中很多只是高中、

初中毕业。他负责的工作就是变电设备的运行和维护，在这样的岗位上干就是5年多。而后，他从最基层一点点地做起，历任生产技术部技术员、专职工程师，变电工区工区长，长治供电局总工程师、局长，2000年担任山西省电力公司综合计划与投融资部主任、省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，2003年任山西省电力公司党组成员、副总经理，2004年底调任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任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，现任国网运行有限公司总经理。

一切从零开始

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很好，崔学长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工作环境，但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，他最后决定去基层工作。在基

层的5年时间，学长做的是电力系统中最苦最累的活。他们一般都要在野外作业，风餐露宿，要爬杆，要刨沟，野外几十人住在一块，一个月不能洗澡是常有的事情。他先被分到一个很偏远的变电站工作，那个变电站离城区很远，位置偏僻，饭都要自己做。两个人值班，4个小时换一次岗，就像看守哨所的士兵。刚开始的时候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出门，因为变电站太大，四周都没有人烟，后来才慢慢地习惯自己单独巡视设备。翻开当初的日记，发现那时候写的一句话：一切要从零开始。

学长的人生就在这里翻开了新的一页，从一个被人羡慕的天之骄子，转变为一个踏踏实实的电力工作者。他说，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很

在内。同时还要保持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文化的活力。最后，新北京的发展目标定位为“国家首都、国际城市、文化名城、宜居城市”。这样的结果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，施卫良说那这个过程是自己成长最快的阶段。

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，如何在现代和历史之间继承和发展是需要解决的难题。传统的北京，大尺度的空间形态和市井生活空间是截然分开的，北京城既有大广场，也有小胡同，现代则是要继承这种历史的空间分割，如何调节这两个生活空间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

当被问到最想去北京哪个地方

看看的时候。施卫良说，尤其想去看看奥林匹克公园那一带。他说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城市中轴线北端，从这个公园，到钟鼓楼、景山、故宫，再向南延伸到永定门，就是串起我们北京历史、现在与未来的中轴线。“这种以自然水系、人工建筑和环境相结合的布局，体现了空间与环境的和谐，也是历史与现实、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，再加上蓝天、碧水和青山，以及体现现代高科技水准的体育运动比赛场馆，形成了一种时空交错的联系，穿梭于过去与未来的历史空间中。”

施卫良说，“如果说紫禁城象

征了北京的悠久历史，奥林匹克公园就是新北京发展的体现，两者为北京营建了一个鲜明的城市形象。”一个现代的北京城与一个历史的北京城就这样和谐地衔接在一起。

采访很快就结束了。在施卫良的办公室中，墙上挂着北京城市规划设计图，地图被不同的颜色分割成一块块；学长的书桌上整整齐齐摆放摆放着很多专业书籍；透过窗户，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高楼正在紧张的施工中，北京城新的面貌在这里不断地被刷新着。📌